



他励精图治，铲除阉党，肃清内政；
他面对危机，殷殷求治，事必躬亲；
他不断反省，多次下罪己诏。
但他的步伐，注定追不上大明灭亡的速度。
他，就是亡国的“明君”——崇祯皇帝朱由检。

傅苍松◎著

WANGGUO MINGJUN
CHONGZHENDI

中国
历代
风云
人物

崇祯帝

亡国明君

「下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亡国明君

崇祯帝



傅苍松◎著

下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亡国明君：崇祯帝：全2册 / 傅苍松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3
(中国历代风云人物)
ISBN 978-7-113-22780-7

I. ①亡… II. ①傅… III. ①崇祯帝(1611-1644) —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9455号

书 名：亡国明君：崇祯帝
作 者：傅苍松 著

责任编辑：殷睿 刘建玮

电 话：(010) 51873038

封面设计：MX DESIGN

电子邮箱：liujw0827@163.com

责任印制：赵星辰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

印 刷：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2.5 字数：618千字

书 号：ISBN 978-7-113-22780-7

定 价：5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51873174(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市电(010) 51873659，路电(021) 73659，传真(010) 63549480

【第八回】

烽烟四起遍华夏，兵戎涌动满中原

在这年关将近的时节，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萧条与冷落，对于大明的皇上来说，这种萧条与冷落则不仅是现实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

但是，也就在他身感现实与精神都是那样的萧条与冷落的同时，在东北角上那个正在日益崛起的后金国里，他们所展示出的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当然，在这隆冬的时节里，沈阳天气的寒冷是远非崇祯所在的北京可比的；但是，对于那位雄图大略的皇太极而言，这天气的寒冷却抵挡不住他火热的躁动。

远征伐明并大获全胜回到沈阳后，皇太极便大肆封赏，经过短时间的休整，他便又为自己的下一步进行认真的谋划了。

经过和诸贝勒大臣及范文程等高级幕僚商议，他决定把他的下一个战略重点放在对女真及蒙古各部落的更进一步的收降与征伐之上，虽然他已经一连两次率兵伐明，而明朝的国势也正在日益衰落下去。

但是他明白，就其全面实力而言，后金还是难以和明朝全面抗衡的，他必须通过收降女真及蒙古各部落来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实力。

因此，就在这隆冬最严寒的季节里，皇太极便派兵征讨黑龙江上游的呼尔哈部。他任命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穆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员及兵士两千五百人出征。

这次兴兵充满了艰难险阻，在这样严寒的季节里，要出征遥远的北方，其艰险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对于兵士们来说，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无论步行还是骑马都将是十分困难的。更何况，他们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远离大后方孤军作战，实在是祸多福少，他们要承受的压力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皇太极本人是深知这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大军出征之前，他把全体章京召进宫里，对他们嘱咐道：“你们此行，路途遥远，务必要勇往直前，慎重从事，千万不要因劳苦而有所懈怠啊！”



这时，恰巧有黑龙江呼儿哈部夏姓武因屯长喀拜、库尔木图屯长郭尔敦及纳屯一人来沈阳朝贡。

皇太极遂将他们请到宫中，赏赐了一顿酒食后，便命他们和出征大军一同返回黑龙江，以充做向导。

于是，梅勒章京霸奇兰便率领后金大军出征了。

望着远去的人马，皇太极心里默默地充满了希望。

新的一年又来了。

新年的气氛是肃杀的，虽然没有像往常那样下雪，但整个大地却深陷于从未有过的阴冷与孤寂之中。

在北京，不时卷起的狂风一如既往地疯狂肆虐着，像一把无形的巨手不断地撕扯着房屋与门窗，仿佛正在制造着一个个恐怖的场景与故事。

虽说没有下雪，可在这北国的大地上，凡有水的地方却全都结上了冰，内外金水河及北海全是白茫茫的一片，给人以一种肃杀的美景。

这种景象是壮阔的，却也是令人心悸的。当然，对于一直待在深宫里面的崇禎来说，他或许并没能领略到这壮阔与心悸。

就在除夕的夜里，他仍在御书房里批阅那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奏章与奏本。这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仿佛就与他无关。即使是大年初一，他也仍是一如既往地早起，因为他所想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过年的欣喜，而是雷打不动的早朝，即使不断响起的爆竹声也不能震醒他已经死寂的灵魂。

就在这辞旧迎新的时节里，日盛一日的农民军烧起的大火正越烧越旺！

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在退出陇州之后，立即和各路人马取得了联络，并约定一同在河南会师。

他率领人马东出潼关，一路进军到河南；不久老回回、扫地王和混世王几股人马甚至高迎祥及张献忠所率的农民军也全在年底赶到河南会师。

河南的烽烟一时四起。

正月初四，前进到梅山和溱水的农民军攻陷了上蔡。

正月初六日，农民军攻陷了汜水和荥阳。

正月初七日，农民军又攻下了固始。

到这时，“三十六营”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而李自成的实力也已经相当强盛，作为高迎祥的部下，他越来越受到高迎祥的器重，二人一为闯王，一为闯将，关系也日益密切。当初，高迎祥和张献忠比肩而起，而李自成根本不能和这位八大王平起平坐；但到这时，李自成却大有和他平起平坐的势头了。

刚进入河南的时候，李自成便认为，必须把各路人马重新整合组织，并重订新的名称；因此，在攻下荥阳和固始后，经过他的提议，各路农民军便一致决定

举行一次会议来商讨农民军的组织与战略问题。

会议在荥阳举行，参加会议的是各路农民军的首领，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张献忠和高迎祥，一共十三家，七十二营。

开会之初，他们首先清点了各路人马的实力，清点的结果发现，各路人马的总数已经达到三十万，实际控制的地盘西自潼关，东到归德，北达黄河岸边，南至湖广。

高迎祥因是名义上的闯王，被一致推为会议的主持人。会议一开始就是一番非常激烈的讨论。

此时，洪承畴率领官军正东出潼关，一路向农民军杀来；因此，曾经在这位洪军门的手下吃过亏的老回回马守应一开始便主张避避风头，转往山西；但一向好战却性格粗暴的八大王张献忠却坚决不同意，二人还因此争执起来，随即便大打出手。

顿时，整个会议的大厅一片乌烟瘴气，各路首领除了闯王高迎祥以外全都参加进了这个一片乌烟瘴气的世界之中了，而李自成和他的几位得力干将李过、高杰、刘宗敏和顾君恩等人则十分平静地站在一旁观望着。

眼见众首领斗成一团，高迎祥才不得不亲自来排解。但是时至今日，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以前了，他们对于他的排解根本就不听，一时之间，他竟急得满头大汗。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赶紧招过李自成，让他也一同来把大家劝解开。

如此一来，李自成才摆出一种仿佛再也不能置身世外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走到大帐的门口，只见他把手突然向帐外一招，立时之间，一直留在帐外待命的亲信兄弟便一拥而入，将众人围了个严严实实。

原来，他早就料到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所以事先就亲自挑选了一批得力的亲信待命在外，一旦需要即可进帐平息所谓的混乱局面。

李自成的这批亲信，个个虎背熊腰，孔武有力，他们冲进帐内一面将众人悉数包围，一面则同时异口同声地大声道：“闯将有何吩咐？”

整个大帐里本来是一片混乱的样子，众人一开始也并没有发觉这发生的一切，可是随着这一阵震耳欲聋的喊声，众首领方才下意识地停止了争斗，可一见四周早已站了一排一排的全副武装的兵士，张献忠和马守应仔细一瞧，发现这些人竟全部是李自成的人，一时之间他们正在互相搏斗着的双手便都僵持住了。

整个大帐早已鸦雀无声。

其时，只听李自成以一种十分平静的声音对着众人大声说道：“闯王有令，大家先回座，有话慢慢说就是了！”

说完，他便率先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众首领先都是一惊，随即便都面面相觑，好长时间仿佛没有回过神来。隔了一会儿，一直僵持着的八大王张献忠似乎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遂一边往自己的座位走，一边则十分不服气地道：“奶奶的，吓唬小娃子是吧！”

不过他这话说到这里也就不得不打住了。本来当他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便想到：奶奶的，你李自成有啥了不起，你有人马老子八大王还不是照样有人马。

可是，当他刚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下意识地帐门口望出去时，他不禁大吃一惊，帐外早已被一队一队的兵卒围得水泄不通了，很明显，这些人也定是李自成的人。

张献忠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时，高迎祥也已经发现了一切，他同样在心里暗暗地吃惊，他没想到，自己手下的这位闯将爷会有如此深的城府，再说，大家都只知来与会议事，谁会想到要发生吵架的事呢？这位闯将爷却事先预料到了，而且还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这不能不让闯王高迎祥既气愤却又担惊受怕，一想到李自成的人马竟然还在帐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有将这些人一网打尽的样子，他更是有些心惊胆战。

看来他必须重新考虑自己手下的这位闯将爷了。高迎祥似乎一下明白，李自成定是想要做闯王了。

当然，高迎祥也是见过世面的，更何况，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今自己的声威已大不如前，李自成的实力却大增，眼下他又更是这样如临大敌，自己若趁此机会顺水推舟兴许还能获得他的尊重！

因此，高迎祥当即决定把闯王的位置与尊号都让给李自成。

于是，他在认真地思量了一下后，便微笑着大声道：“弟兄们，眼下这形势可不是争吵的时候啊，常言说得好，万事都要以和为贵，都是自家兄弟又吵个啥嘛！”

他轻咳了一声，又才接着道：“眼下，洪承畴正率领官军一路剿杀过来，我等当齐心协力才是，人心齐，泰山移嘛，适才大家的嗓门都大了些，现在大家什么都别说了，就听听自成兄弟的吧。”

他一边看着神情严肃的李自成，一边十分坚定有力地继续说道：“自成兄弟一向有勇有谋，点子多得很，车厢峡解困咱闯营就全仗着自成兄弟啊，时下，我们大家就都听听他的吧！”

众首领认真地听着，有几位很有些不服，可一见四周正虎视眈眈的兵士，便一个个只好将不服往肚里吞；而更多的则顺其自然，在他们想来，既然人家闯王都这样说了，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众人都沉默不语。高迎祥眼见众人都不言语，遂微笑着向李自成轻轻地招了一下手，示意他站起来说话。

李自成则装着没看见，仿佛这些全都与他无关，隔了好一会儿，直到高迎祥



又向他招了一下手，他才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他站定后，便听他清了清喉咙，然后握紧拳头，高举手臂，以十分锐利的目光直盯着众人大声道：“诸位兄弟，眼下，洪承畴正率领官军一路冲杀过来，不过兄弟我倒以为，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试想，眼下合我十三营的兵力，是官军的好几倍，朝廷纵然调来关宁一带的铁骑军队，咱们想必也是有必胜的把握，关键在于兄弟们要团结一致才行啊，若我等仍如往常便有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兄弟以为，从今往后的行动都得统一调度统筹规划才行，一旦官军到来，我等即可分定所向，多路出击，给洪承畴一个手忙脚乱！”

最后经过高迎祥的提议，统筹规划的指挥权就归了李自成，然后又以抓阄的方式确定了各路人马的任务。

整个十三营分成几路确定了各自的行动方向与目标：南路主要由革里眼和左金王所率的人马组成，其主要任务是抵御川湖官军；西路则由于洪承畴所率官军的实力较为强盛，因此便由横天王、混十万、射塌天和改世王四拨人马抵挡；外号曹操的罗汝才和过天星所率人马为中路，顿驻于荥阳和汜水之间，抵御河南兵；高迎祥、张献忠及李自成则率领主力向东突破；与此同时，由老回回和九条龙所率的人马则组成机动部队负责后勤和机动支援，哪里紧急他们便开向哪里。

又经过李自成的提议，大家一致约定，凡攻占的城镇以及掠夺的子女玉帛，都必须平均分配。

组织与整合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他们具体的攻击目标了。由于李自成已在这次荥阳大会上成了实际上的掌控者，因此众人似乎都有意识无意识地静待着他的决定。

李自成眼见众人都在期待着他的决定，因此他没有过多的思量便十分胸有成竹地提出了他的计划：“兄弟们想必都非常明白，骂人最厉害的是啥？自然是骂老祖宗了。打人最惨痛的又是啥？那也自然莫过于打你的爹娘祖宗了。兄弟们都想想，当今皇上的老祖宗又在哪里？”

张献忠不假思索便愤愤不平地当即道：“那自然是凤阳哪，还用你说！”

李自成似乎一点也不在乎，随即便接过他的话接着道：“对，就是这凤阳。兄弟我已经接到了不少来自凤阳的消息，说是眼下凤阳的老百姓可苦得很啦。众兄弟都明白，凤阳是块龙地，生出了大明的朱家皇帝；可眼下，凤阳的百姓却给一帮混蛋官儿和混蛋太监弄得活不下去了，打从去年冬天起，凤阳的人就不断来人请兄弟我带领人马去打凤阳，把凤阳的百姓给解救出来。兄弟以为，眼下倒正是时机，若能一举打下凤阳，一则解救了百姓，再者也可好好地气气那崇祯老儿，说不定他还会大哭一场，哈哈！”

众人一听，觉得此计甚妙，都深表赞成，一直在愤愤不平的张献忠也不断地



点头称是；因此，李自成便说出了他的最后决定：各路人马在应付了官军后，先不散队，仍是统一调度，一起去攻打凤阳。

凤阳是明朝皇帝的故乡，是太祖朱元璋的发迹之地，他的父母和哥哥的陵墓全都修建在这里，是所谓的龙潜之地。

既然是皇陵的所在地，凤阳一地便受到十分重视；自明朝开国不久，朝廷便在这里设中都，特置中都留守司，朝廷派来镇守的各种官员也远比别的地方为多，以尽力保护这个所谓的龙潜之地。

可是，也正因为这里是所谓的龙潜之地，所以一些被派到这里的官员便将这里看成是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肥缺；如此一来，虽说是龙潜之地，可百姓却苦不堪言。

到崇祯八年的时候，凤阳巡抚便是贪婪的杨一鹏。杨一鹏自上任以来，终日考虑的就只是怎样搜刮民财，似乎从来也没想到过龙潜之地也有危险的时候。

在此之前，他是负责漕运的都御史，一向克扣军粮军饷，虐待士卒；到这时，他更是勾结守陵太监杨泽、指挥使郭希圣等滥征商税，压榨百姓，即使是大祸临头了，也仍是在想着从百姓身上尽量多搜刮些银两，哪里在想着这即将到来的危险！

杨一鹏没有想到那即将到来的危险，可是其他的人又有谁能想到了呢？即使是崇祯本人也压根儿没想到李自成会去挖他的祖坟！

事实上，到这时，他还根本不知道李自成这个名字，即使在那些所谓的贼寇逃出车厢峡后重新揭竿而起并一路肆虐的时候，他也根本没有从奏疏上读到或是从哪一位臣子的嘴里听到有关这个李自成的情况，他哪里会想到正是这个此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李自成谋划了要蹂躏他的祖坟！

短短的一年又过去了。一年来，他的精神状态也和国事一样江河日下，尤其是受到皇太极四路伐明和农民军在车厢峡的复出的影响，他虽然在外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的精神状态却已经每况愈下了，这是除了他本人之外，没有人能明白的。

此时此刻，他一个人可怜巴巴地仍呆坐在御书房里，精神混乱到了极点，春节的喜气没有为他带来好的心境。

当然他对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本来也无所谓，对于他来说，永远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搅扰不去的就是日盛一日的贼寇烽烟。

日前，他已获知农民军悉数入会河南的消息，他当即就急诏：三边总督洪承畴东出潼关，山东巡抚朱大典一路西向，两路大军会师河南，共同剿杀，力图全歼。

他做出了这样的布置，可他对剿杀能否成功却又根本不抱希望。朝中的文武大臣又有几个是在真心为朕办事呢？他不禁产生了疑问。

一个一个文武大臣的名字或容颜便如放电影一般不断地在他的头脑中映现：但是朝里朝外的大小官员多达数万，他真正能够记得名字或者是音容笑貌的又是何其少。



于是，崇祯叫小毛子到吏部去把臣子们的花名册拿了来。

崇祯一个一个认真念读审视起来，每当看到一个自己听说过或见识过尤其是那些他所熟悉的人的名字时，他便立时停下来，仔细地思量一番，甚至搜索枯肠似的尽力去推测去设想他或他们究竟对自己是怎样的一副心肠，是忠诚还是叛逆，是真忠诚还是假忠诚。

如此翻来看去，思来想去，他竟折腾了一个晚上，即使被弄得头痛欲裂又眼圈发黑也仍是乐此不疲，直到天都快亮的时候，他才倒在龙椅上打了一个盹儿。

当他一大早在小毛子和王承恩等几个贴身太监的侍陪下去上那雷打不动的早朝的时候，他完全就是神思恍惚的。

他高坐在龙榻宝座之上，头脑中却尽是一些捉摸不透的一个个幻觉，丹墀下跪俯着的黑压压的文武大臣似乎幻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黑乎乎的圆团，原来，由于这些大臣们全都是跪俯着的，所以他就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背。

他头脑中的那些大臣们的名字和那些跪俯在地的黑乎乎的圆团不断在他的幻觉中交替映现着，那些名字似乎还长上了一个又一个的翅膀在他的前后左右苍蝇般地飞舞着，甚至还发出了一阵一阵的嗡嗡声，随着这些嗡嗡声的轰响，他的头脑都要炸裂开来了。

啊，他突然大叫了起来，随即便又连珠炮似的叫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官员的名字。

满堂的文武官员原本一直在那里静静地跪俯着，等待着，他们以为，要不了多久皇上便会叫他们全体都平身而起的；可皇上却突然冷不丁点起了一些人的名字。那些被点到名字的人，一开始便很是吃惊，他们没想到自己竟突然被皇上提到了。

那些原本官职较小的人，还以为皇上要犒赏或是要提拔自己，顿时便显出高兴的样子；可等了一阵，发现皇上点的人越来越多，点了名字后，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下文，有的则是不断从他的嘴里传出的另一些人的名字。

凡被点到名字的人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全都自觉自愿从班中出来悉数跪俯到丹墀的跟前，很快，丹墀前就跪了一大堆，有几个大臣才走到丹墀前便晕倒在地，裤裆也被惊出的尿湿透了。

到这时，崇祯也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甚至有些气喘吁吁，他把自己的头脑中凡能想起来的名字全都数落了一遍。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把头脑中凡能想起来文武大臣的名字全都数落光了，他甚至搜索枯肠，发现自己的头脑中已经空空如也了，到最后，他终于愤怒地站起身来大吼一声：“锦衣卫何在，还不快快将此番误国之徒拿下！”

他的脸上早已经是青一阵紫一阵了，但却仍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末了他则十分痛苦而且有气无力地坐在龙椅上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而与此同时，一队一队的锦衣卫一听到他的喊声，便早已等不及似的迅速冲



进殿来，一来到那些被点了名字的官员们跟前，即毫不客气地除却他们的乌纱帽和代表他们官职的朝服，便每两个人押着一个将他们悉数押了出去。

等到这些人被一个个地押下去后，整个大殿便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坐在龙榻宝座之上的崇祯低垂着脑袋，周围的几个太监大气也不敢出，至于那些仍跪俯在地的文武官员们却仍深陷于适才的噩梦之中不能自拔。

他们全都垂着头，束着手，心里仍是七上八下地颤抖着，他们一方面在庆幸自己终于逃过了这一灾祸，另一方面却又是一副生死未卜的样子，他们不知道自己从今往后是否会有今天这样的好运气。

对这场面他们实在有些招架不住了。

莫说是他们，就是那位自认久历战阵善于打圆场的首辅大臣温体仁，今日也实在是有些措手不及，面对崇祯那种愤怒的疯狂，他也实在不知该怎样办才好。

从崇祯一开始发怒的时候，他的心眼就转动了起来。他狡诈的灵魂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猜测着，思考着，判断着。

以往他正是凭着自己这套特有的本事而青云直上，可今天，他却有些六神无主了，因为，被崇祯今日点名的这些官员有的是温体仁的人，有的则不是温体仁的人，他们的官职或高或低，有的劣迹无数，有的则是正直之人，众人全都看得明白，皇上的这番发作是没有任何来由的，而且又来得如此的突然，大家都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也不知什么时候，崇祯那低垂着的脑袋慢慢地抬了起来，他坐直了身子，又眨了眨两下迷蒙的眼睛，似乎要重新打起精神。

此时，众文武大臣也已经回过神来，他们有的跪俯在那里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有的则默默地在那里整理着自己不整的衣冠，眼见皇上似乎都已经重新打起了精神，他们也就一个个重新提起神来，似乎刚才的噩梦压根儿就没有发生一般，仿佛曾经一度消隐的祥和又要重归这大殿了。

然而，也就在这时，几匹快马却风驰电掣般地一路穿过东华门向着这中极殿急驰而来，马上的八百里快传一到得殿前便什么也不顾地直往里冲，丹墀前的锦衣卫想要阻拦却已是不及。

递送快传的信使一冲进殿里便立时大哭起来：“皇上，皇上，大事不好了，贼寇已攻陷凤阳祖陵了！”

众文武立时全都目瞪口呆，崇祯更是犹如五雷击顶，突然张大了嘴巴，仿佛一场从没有预料到的噩梦突然从天而降一般。

他快速读完了奏疏，一边读着，脸上则很快由红变白，还没读完，他的精神和肉体就差不多完全崩溃了。

他先是全身肢体整个的失控，不住地发抖，继而则是双手似乎不听使唤了，



拿在手里的奏疏也不断地簌簌乱颤着，末了，只听“啪”的一声脆响，白纸黑字的奏疏掉到了地上。

随即他的脸色也由白转青，全身则随着不断地颤抖，筛糠似地不断摇摆着，嘴里的牙齿则不断发出“格格”的声响。

紧接着，他的身子竟不由自主地离开了龙榻宝座，一下往前冲了一步，不断颤抖的双脚根本支撑不了早已瘫软的重量，立时，那金灿灿龙袍裹身的躯体便一下滚到了地上，嘴里则同时“哇”的一声，一口鲜血挂在了他的嘴边。

满殿的大臣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惊呆了，他们完全是一副无所适从的状态，一直静静地站立在崇祯背后的小毛子和王承恩一开始还多少有些平静，而到此时却也被崇祯这突如其来的倒地吓住了，他们手忙脚乱地赶上前来扶住他，可是眼下崇祯差不多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全身软绵绵的沉重，一时之间竟是扶他不动。

小毛子略略想了一下才小心翼翼地：“皇上——皇上——怎么了？”

王承恩则是十分着急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样子，他只好跪俯在地，一手拉着崇祯的手，一边则情不自禁地掉起了眼泪。

崇祯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这发生的一切，他躺倒在地，一张发青的脸埋进了丹墀上的地毯里，全身仍不断地颤抖着，隔了好一会儿，他的双腿抽搐了两下，戴着冠冕的脑袋也十分痛苦地摇了两下，紧闭的双眼也微微地睁开了一点，随即便听到一个从牙缝里拼命挤出了的一声十分尖哑凄厉的哭声：“啊——太祖——高皇帝——列祖列宗——太祖高皇帝啊！”

这哭声听来是那样的凄惨，很快便成了泣不成声的呜咽，可隔了一会儿，他的哭声先是越来越小，随即竟一下没有了声息。

见此情景，小毛子和王承恩便又被吓住了，待回过神来，他们俩便合力将他抬起来放到龙榻宝座上躺下，事毕，又立马吩咐几名小太监快去请御医。

到这时，满殿的大臣似乎全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眼见当今皇上如此人事不省先都是有些不知所措，可是很快便都平静了些，一些稍有见识的大臣不禁为人事不省的皇上着急，个别的则提议为农民军攻陷凤阳之事思谋对策。

身为首辅大臣的温体仁一见皇上人事不省，一开始便被惊傻了，随即他终于清醒了过来，可他却又不知怎样面对或是处理此类突发事件，一时间他便只好呆站在那里。隔了一会儿，兵部尚书张凤翼才走到他的身旁小心翼翼地对他道：“哎，大人，贼寇既攻陷了凤阳，皇上又这样了，总得有个对策才是啊！”

温体仁听罢想了想，仿佛胸有成竹地道：“着啥急，贼寇又有啥可怕的，不就占了个凤阳嘛，一切当待皇上醒转过来再做打算不迟！”

温体仁既然这样说了，张凤翼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这时，几名太医在几个小太监的带领下溜小跑着进到了殿里，又迅速地登



上丹墀，见此情景，温体仁也才迫不得已地一同上来。

太医们一边为崇祯把着脉，两个小太监则随即为其喂上了已经端上来的参汤，众人全都在小毛子和王承恩的指挥调度下动作十分利落地干着自己应该干的事。

各路农民军订下攻打凤阳的计划后，他们便在李自成的指挥调度下，先从固始抵达了霍邱，并乘胜攻克了霍邱县城。

也就在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攻下霍邱的同时，八大王张献忠率部攻陷了颍州。

随着霍邱和颍州的相继告陷，农民军遂乘胜进攻寿州，前御史方震孺率领乡兵守城，农民军一时不能攻克，遂火烧正阳关然后撤走。

至正月十四日，各路农民军开始正式攻打凤阳。

早在这之前很久，南京兵部尚书李维祺就一直担心农民军一路南下，遂不断向朝廷请求派兵保护凤阳皇陵，可皇上不知怎么竟一直不予答复。

当时，给事中孙晋也十分为皇陵担心，而且还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兵部尚书张凤翼。可是张凤翼却对他说：“贼军本在西北起事，不食稻米，而贼寇的战马也不吃江南的草，你是南方人，又有啥担心的呢！”

张凤翼既有如此的想法，也就根本没有在这里设防。

当农民军一路逐渐逼近长江以北地区的时候，张凤翼才慌了手脚，遂一面向崇祯报告，一面则请求敕令漕运都御史杨一鹏移兵镇守凤阳。

当时，温体仁也得知了这个情况，遂一面阻止张凤翼的请求，一面则安慰崇祯，说是凤阳不会有事的。

很快，形势便越来越严峻了，给事中许誉卿遂紧急请求调拨五千人守护凤阳，但到这时，从寿阳来的农民军却已经开始攻打凤阳了。

凤阳本来就没有什么城墙，当农民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凤阳留守朱国相率领指挥袁瑞徽、吕承荫、郭希圣、张鹏翼、周时望、李郁、岳光祚、侯定国及千户陈弘祖、陈其忠和金龙化等，共三千官军在上窑发起反击，且多少抵挡了一阵。

但是不久，数万农民军相继纷至，一时间，只见流箭纷飞。

官军很快战败，朱国相和侯定国皆自杀身死，其余官兵也都相继阵亡。

其时，凤阳巡抚杨一鹏还远在淮安，农民军展开疯狂进攻的时候，他自然是远水难解近渴了。

农民军大肆焚烧皇陵，尽杀护陵太监及护陵官军。

凤阳告陷后，公私房舍被烧者达两万多间，一时间火光照耀百里。

农民军在攻下凤阳后，大肆抢掠了两天，然后又大肆庆贺，奏乐痛饮，李自成等人更是竖起了旌旗，自称为“古元真龙皇帝”，好不快活。

也就在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举杯痛饮而欢庆胜利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崇祯却仍躺在他的龙榻上神思恍惚而不能自拔！



他直挺挺地躺在卧榻上，双眼呆滞无光，头脑中却尽是一些让他恐怖或者是让他痛心疾首的可怕的幻觉。

在这些可怕的幻觉中，一个一个的列祖列宗正站在他的面前不断地数落着他，指责着他，他们都痛骂他是不肖子孙。

他的呼吸不禁急促起来，全身也不断地颤抖，直至冷汗如雨。

见此情景，一直侍候在侧的小毛子便有些紧张，遂忙不迭地大声道：“皇上，皇上，怎么啦？怎么啦？”

他不禁轻轻地睁开了迷蒙的双眼，他的身体则突然鬼魂附体一般猛地一下弹了起来，嘴里则愤怒地大喝道：“啊，不肖子孙，不肖子孙，是谁让朕做了这不肖子孙啊？嗯？来人啦，快来人啦！锦衣卫，锦衣卫，快传锦衣卫！锦衣卫何在啊？！快传锦衣卫将那镇守凤阳的人犯给朕抓来！快！快啊！”

时间早已过了子夜午时，乾清宫的东暖阁里，除了小毛子和不远处站立的两个小太监外没有什么人影，暖阁里的几盏宫灯鬼火一般悠忽着。

崇祯这突如其来的呼喊似乎在房里投下了重磅炸弹一般，直让小毛子和两个小太监不寒而栗。

待崇祯的叫声有所停息，小毛子也多少回过神来，他的胆子似乎也大一些了，于是，他便赶紧俯到龙榻边小心翼翼地问道：“皇上，皇上。”

崇祯听见他的叫声，仿佛又提醒了他似的，遂又突然从帐内大声喝喊道：“快，快，快传锦衣卫拿人。”

小毛子怔住了，好一阵才连连叩首道：“是，是，皇上，奴才遵旨便是！”

小毛子不敢有丝毫怠慢，忙不迭地转过身来准备去传锦衣卫。他方才走到门口，却又听到崇祯突然对他大声喊道：“朕，朕——还要祭祖——快宣道士。”

小毛子转过身来的时候，十分清楚地看到，崇祯已经情不自禁地坐起身来，而且还从明黄黄的龙帐里伸出了大半个脑袋在对着外面大喝。

他显出一副十分着急的样子，一头半黑半灰的头发完全凌乱不堪，苍白的脸颊和通红的眼睛完全昭示了他的憔悴与疲惫，混沌迷蒙的目光又似乎在说明他的害怕与恐怖。

天还不是很亮的时候，一大队锦衣卫便沿着东华门鱼贯而出，直奔凤阳去捉拿那些所谓的人犯了。

与此同时，一排又一排的青衣道士也从西华门排着整齐的队形开进了皇宫。到天色明丽的时候，整个大明皇宫里就早已显出一番那种久违了的热闹场面了。

崇祯明白，皇陵被毁无论怎样都是非同小可的事，虽说自己已下令去捉拿那些所谓的人犯了，而且祭祖的道士也已经进宫；但是，作为大明王朝的子孙，无论怎样他也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



他决定立即移驾到养心殿，从即日起素服减膳并停止一切宫廷音乐，以示自己这“不肖子孙”对这“古今未有之奇变”的交代与忏悔。

而且祭祀的场面也要尽可能大一些，为此他决定开内帑，拿出自己的一大笔私房银子，在他想来，自己既然没能保护好祖宗的陵墓，那么他也就只好通过尽可能宏大的祈祷场面来表达自己对祖宗的追悔与不安。

一连几天下来，整个皇宫里，辉煌隆重的法坛、喧闹的音乐、人数众多的道士以及一道道敕令表书和形象各异的旗幡构成了一个荒唐却又正经的热闹场面。

当然，对于这种咿咿呀呀的荒唐场面，宫里或是朝廷里的个别有识之士也不是没有他们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皇上不和大臣们认真商量或是思谋对敌之策，却把一门心思放在这没有任何意义的仙风道骨之上，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而且也是可悲可叹的。

可是他们这些做臣子的又有什么办法呢？

对于更多的文武大臣和太监来说，这似乎正好是一个天赐的良机，是他们借此向皇上邀功请赏或是向其阿谀奉承的最好机会。

于是，当面色苍白的崇祯静静地坐在法坛一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的时候，一队又一队的大臣或是太监们不厌其烦地不断来向他说一大堆老掉了牙的奉承话。

说实在的，一连几天，他整天十分虔诚地跪俯在法坛前听着道士们咿咿呀呀的说唱而今日也好不容易跪了大半天，他实在有些累了；那些吹吹打打的锣鼓与唢呐声也让他有些烦心。可是，每当他一想到自己对凤阳奇变所应承担的责任时，他似乎又有了一种追悔莫及。

他的心里是痛苦的，却也是十分迷惘的。

他方才坐上片刻工夫，首辅大臣温体仁便带着一大帮文武大臣小心翼翼地来到他的面前跪俯在地，然后异口同声地赞颂道：“启奏皇上，此番设坛敬祈，皇上圣心可鉴，上达天听，列祖列宗圣明，对此凤阳奇变，皇上尽可不必多虑！”

在崇祯听来，这些话是那么耳熟谙熟，他睁开了微微闭着的双眼，高兴地朝着他们咧着嘴巴笑了一下。

他似乎相信，有了这番十分虔诚的祈祷，列祖列宗定会原谅他了。

崇祯总算在这种自我欺骗之中获得了某种暂时的心灵的宁静。他终于可以暂时地逃避一下现实的不安与痛苦了。

他搬到养心殿里已有好一些时日了，自搬来以后他就决定以后再也不回乾清宫了，以此向列祖列宗请罪。

他对自己采取的两项措施比较满意，捉拿凤阳奇变之当事者的锦衣卫早已经派出，说法论道的道场也已经做了些时日；但是他静下心来时，却总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他还必须采取一些更多的措施才行。



他坐在养心殿的大殿里静静地思量着。这时，曹化淳不紧不慢地一步跨了进来，他自上次在崇祯的病榻前打起地铺侍候便自认为赢得了皇上对自己的恩宠后，就时常寻找机会去进一步扩大这种恩宠。

这次凤阳失陷崇祯在宫里大做法场他便觉得自己又一次有了阿谀奉承的机会，因此他便为此乐此不疲地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以力图更进一步加深自己在皇上心目中的印象。

连日来，他差不多就没有离开过法坛半步，每当崇祯在法坛前十分虔诚地祈祷的时候，他也必定领着自己的一大帮心腹小太监跪俯在地不断地颂赞着，每到夜晚，他更是在法坛前打起地铺守夜敬祈，说是为了皇上他必须要如此以求列祖列宗能尽可能地对皇上开恩恕罪。

今日他更是突发奇想，准备带领一帮人去郊祀，进一步扩大法事的排场；但是内务总管王心之却说皇上拨的那一笔内帑连日来已经被花光了，若要扩大法事排场，就得请皇上再拨银两。

虽然他明知道皇上对自己的私房钱看得十分重要，他还是硬着头皮来奏请皇上。

他才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崇祯却把手一挥断然道：“郊祀倒是可以的，只是这内帑，哎，前日里朕拨了大笔银两眼下可紧得很啦！”

他一边说着，脸上则显出了一点不高兴的神色。

见此情景，曹化淳再也不敢吱声了。他自觉讨了个没趣，遂准备告退而去。可是，他刚刚跪下来说了半句：“皇上，奴才——”

崇祯却突然一下打断他道：“曹化淳啊，你倒给朕说说，眼下贼寇如此猖狂，各路剿抚大军多路出击竟无可奈何，朕想要增派人马，可各镇都紧得很，若再要增招也实在不易，再说朝廷里也实在没有钱了，你倒给朕说说朕要究竟该如何办才好啊？”

曹化淳一听皇上竟向自己提出这样的军国大事问题，他不禁喜上眉梢。

于是，他便站在那里先十分恭敬地鞠了一个躬，仿佛若有所思地道：“皇上所言极是，目下贼寇也实在太放肆了，竟连列祖——”

他本来想要说到凤阳奇变之事，可他马上又意识到这兴许会戳痛皇上这块新添的伤疤，遂赶紧改口道：“皇上不妨再多派些人马予以彻底剿灭，只是各地官军人马也着实紧得很，眼下若是再抽调又从哪里来调呢？”

他似乎苦于无甚良策，便紧张地犯起难了；可是他才皱起眉头便突然大喜过望地激动道：“有了，皇上，奴才以为宫里吃闲饭的人太多，上上下下大小公公少说也有几万人，皇上何不把这些入派上用场！？”

崇祯茅塞顿开，大喜过望。

他知道，到他登基的时候，宫里的宦官总数已达数万人，仅从人数上讲便是



一支十分壮观的力量。

当初魏忠贤专权的时候，他为了炫耀自己的势力，开始选拔年轻力壮的宦官太监万余名，在皇城里面分队操练。

其时，一队一队的大小太监们分队操练，舞刀弄棍，喧声震天，一时间竟成为京城中的奇景。

魏忠贤倒台后，宫里的这支太监武装并没有被裁撤，只是几年来已经名存实亡，不再演练了。

而今只要将他们稍加演练，就可将其派上用场，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于是，他便十分高兴地站起身来大声道：“甚好，甚好，朕一下就陡增了数万人马，而且还不费一两银子，哈哈！”

于是，因凤阳失陷而一直扰烦着他的痛苦与忧心一下就一扫而光了，他不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随即他便做出决定，由曹化淳负责，着急操练内军，以备调度。

心情已经有所好转的崇祯于是又重新坐到御案后面去批阅起奏章来，他翻看了一份又一份的奏章与奏本，发现它们不是有关各地无钱无粮的报告就是有关农民军四处出击的最新情报。

其中一份报告说，农民军在攻陷凤阳后，在那里大肆抢掠了三天，然后便继续多路出击，其中的两路最为厉害，一路往南，一路则有向西之势，眼下三边总督洪承畴正率领官军一路东向，徐州的官军听说凤阳遭变已经正在奔向凤阳等云云。

读罢这份奏疏，崇祯思谋起来，贼寇既然已经离开了凤阳，便需着急考虑重新修复皇陵之事了，他明白，仅仅在这宫里设坛论道，列祖列宗还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于是，他便提起朱笔当即起草了一份紧急诏书：一是派驸马都尉王弼和太康伯张国纪立即前往凤阳行祭慰礼；二是命令山东巡抚朱大典兼任凤阳巡抚，从徐州一路进抵凤阳后，马上先行修复皇陵，不得有误。立即为洪承畴加兵部尚书衔，授尚方剑，以五省总督身份指挥各路官军和农民军决战，力图以原制订的调兵集饷的作战计划，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各省对农民军进行毁灭性的围剿。

派出去逮捕奇变之当事者的锦衣卫没有回来，他心里仍有些愤愤不平，遂又当即起草了一份新的命令，命令锦衣卫着即将凤阳巡抚杨一鹏等人押往京师云云。

处理完这些，他便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一个小太监却忙不迭地进来道：“启奏皇上，贵妃娘娘求见！”

崇祯睁开眼睛，想了想便柔声地道：“宣！”

不上片刻工夫，一身素服的田贵妃便在自己的贴身侍女大毛头和二毛头的陪伴下一步跨了进来。

在简单地请安寒暄后，田贵妃便多少有些欣喜地从衣袖里拿出了一幅画卷。